

古
城台
儿
庄

一个寻梦的

地
方

王铭章师长壮烈牺牲

1938年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及108师团一部,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向滕县城外防线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15日,日军突破城北界河防线,迂回包围了滕县城,并开始攻城。1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向滕县城发起总攻。王铭章师长冒着枪林弹雨登城督战,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战斗至17日下午5时,日军先后占领了东、南、西城门,王师长不得已率随从随城前往车站继续指挥战斗,当行至西门外城壕处,被西城门上的日军发现,一排枪弹打来,王师长、赵渭滨参谋长等人壮烈牺牲。入幕后,其随从副官李少坤含泪将王师长遗体移至壕侧,草草掩埋,又找来几块木板盖在上面,尔后,乘夜色逃出县城至徐州总部,向孙震军长禀报。孙震听后悲痛万分,当即命令李少坤带数名精悍士兵潜回滕县,寻找并运回王师长遗体。

3月下旬,李少坤等人化装成老百姓,来到滕县城西门外,见日军戒备森严,一连几日难以接近城壕。在他们焦急万分时,偶遇城郊农民刘兆福,在交谈中,李觉着刘兆福正直、爱国,遂以实相告,并送2000元钱作为费用,请他帮助寻找王师长遗体。刘听后很是同情,愿竭力帮助。为安全保密,遂将李少坤等带回家中隐藏。遂后,刘兆福找到好友王宜恭,王又通过关系与红十字会的清理掩埋尸体人员取得联系。经过几天的秘密活动,终于拟定出一个寻找、抢运王师长遗体的方案。4月初的一天,在红十字会人员引导下,几位农民装束的人来到西城门外壕沟边。李少坤找到掩埋地点,移开木板,轻轻拨开浮土,露出尸体,经检视,确系王师长遗体后,当

即用苇席裹住,连夜运往沛县,后又经王师长之叔王文振旅长辨认确无误后转运徐州总部,装殓后启运武汉。

近万人参加安灵礼

5月8日,武汉大智门火车站装饰的银装素裹,车站内及周围建筑物上挂满了“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军人最光荣”、“沉痛悼念王铭章将军”、“恭迎王铭章上将忠魂归来”等条幅。站内两面月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胸佩素花的人群。在第一月台中央,设一公祭台,台上供放着王铭章师长魁梧的遗像,祭台两侧摆满了花圈、花环。前来参加迎灵的有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机关、部队、群众团体等代表六千余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及八路军代表罗炳辉也在其中。

上午10时,载着王铭章将军灵柩的列车在悲怆的哀乐声中徐徐驶进站台,立时响起了鞭炮声,数千迎灵群众肃穆、致哀。接着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仪式毕,迎灵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在铭旌队、马队、军乐队及军警等前导、护卫下,恭送王铭章师长遗像(灵柩暂存放车站)至总商会祭堂。沿途成千上万的群众悄然脱帽,望着王师长的遗像潸然泪下,表示他们对王师长的敬意。抵达商会门口时,响起了连珠般的鞭炮声。从大门到祭堂挂满了素扎,祭堂里面摆满了国共两党政要,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学校及社会团体等敬献的题词、挽联、幛子、花圈、花环等,整个祭堂显得十分庄严、肃穆。其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题词是“民族光荣、死重泰山、烈比睢阳”;中共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敬挽的是“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王铭章遗像移入祭堂后,举行了



杨染南诗交王怪物

■ 胡鹤鸣 岳红

十八世纪中期,滕县诗坛有两个翘楚之才,一个是杨黼的父亲杨染南,一个是号为“怪物”的王恩荣。这二人以诗命世,杨诗雄浑深厚仿佛子美;王诗汪洋辟阖恰如太白。二人光华互映,珠联璧合,一时传为佳话。

杨染南(1738—1775),名仕进,字允升,号可亭,别号染南,乾隆乙酉拔贡,赐补直隶州判,诗集《半笠草堂遗稿》和《书目》收入《山东通志艺文卷》。王恩荣,又名金镛,字伯铭、北溟,自号怪物,滕县盖村人氏。杨王二公皆清狂孤傲,愤世嫉俗,品清才高,肝胆照人,实在是我膝下不可多得的高人!

杨王二人是诗友,是知己,更是难得的君子之交。考诸史料:其一,杨、王二家渊源颇深。杨黼《凫南王公传》载“(恩荣祖父王特选)所著衡山阁诗集七卷,诗余一卷,先人允升公刊行之,半舫斋古文八卷,并为钞订”,又“为其刻少作竹噱余音若干卷。”其二,杨、王为忘年交。王恩荣写给杨的诗中多称其为“杨丈”,二人有年龄之差,恩荣比染南先生至少小七、八岁。其三,君子之交,风雅相伴。啸傲风月的王杨二人是一对性情中人,有着难能可贵的君子之交。杨仕进家道殷富,颇有资产,而王恩荣先生从其父起就家道衰落,况且他不事产业,过着“贫贱羞妻子,支离赖友生”的潦倒生涯。但是,贫富差别没有影响这两位诗人的友谊,反而使之变得更珍贵、更圣洁。王恩荣常去望鲁访老友,仕进为他留有专榻。

王磊落潇洒、豪放无羁,每到杨府一住就是数日。

杨染南和王怪物,同是高才绝学,诗家妙手,都有一腔大志,又都是八股制度的牺牲品。他们抑郁不得志的心相同,伤高怀远的调相同……

王怪物此人诗风浪漫,有谪仙遗风!他腹藏锦绣,自命不凡,时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气概。但他有如此之才,却做不好那几篇八股。在穷困潦倒之中,虽然“弹指四十衰朽”却还“剩有劲骨当风支”。他的朋友杨染南《书北溟杂兴诗后附》写道:

“新诗读罢见龙蟠,遥羡湖村兴未阑。造物原无多狗监,乾坤尚有一袁安。人逢野路空挥泪,客泛湘江独佩兰。底事漫云终落拓,空山歌啸亦波澜!”

杨染南的诗学工部,但于功名仕途的追求上,却没有工部的那种凄惨愁苦,相反却有几分旷达。他写的《病起和王北溟见怀之作》道:

“兀坐日悠悠,黄花可满头。下帷惟善病,怀古不宜秋。旧恨争如许,新诗久未酬。知君拥书处,把酒笑公侯。”

仕途不遂,转而企慕自然、幽隐山林,这是古代读书人的自然归宿。于是杨染南枕染山而卧,王怪物傍耿武湖而憩,滕县宛若游龙的凫山山系,一东一西伏下了两条卧龙。“春朝秋夕,花月照人”,良辰美景正是写诗的时节,有花、有月、有诗、有酒、有知音,正是:“四美俱、二难并”!

于是,耿武湖发出了呼唤:“住我

王铭章灵柩返乡记

■ 王长华

76年前的3月中旬,在滕县(今滕州市)城发生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保卫战。战斗中,国民革命军第41军122师(川军)中将师长王铭章在装备精良且数倍于我军的日军面前,率部据城御敌,浴血奋战,坚守三昼夜,终因弹尽援绝,王师长及其4000余名将士悲壮殉国。为了表彰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发出褒扬令,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并予国葬。从王师长牺牲到遗体运回原籍四川新都安葬长达半年时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国人又是怎样祭奠英雄的?之前虽有报导,但不够详尽。在王师长牺牲76周年前夕,笔者经广泛征集,撰写此文,以为对王铭章师长的悼念。

安灵礼。晚6时,王铭章师长追悼会筹备处在汉口广播电台连续播放哀乐、挽歌、悼念公告及蒋介石祭文;国民政府政治部郭沫若厅长发表了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广播词。从11日至14日为民众公祭日,在四天时间里,有五万群众前往祭奠。

15日,王铭章灵柩由武汉循礼门车站运往民生公司码头,灵车所经之处,鞭炮声不绝于耳,沿街机关、单位、商店、居民均高悬王师长遗像,有的设祭台,以香果、鲜花祭悼忠魂,灵柩抵达码头后移入“民俭轮”而后逆水西行。前往码头送柩的有三百多个单位、七万余人;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八路军代表罗炳辉也参加了送灵仪式。他们均手执小旗、臂佩黑纱,高呼口号,含泪送英灵西行。其场面悲壮、感人,实属罕见。

众人祭灵

5月23日下午,载着王铭章将军灵柩的民俭轮抵达重庆。24日晨,国民政府各院、部及社会各界代表数千人齐集朝天码头,举行王铭章师长灵柩入城大典。6时许,当王将军灵柩由轮船移上岸装上专车时,哀乐齐奏,鞭炮大放,军舰鸣炮六响,江中舰船、岸上建筑物均下半旗致哀。由成都前来的迎灵的王铭章夫人伏地大哭,在场人无不落泪。启灵仪式后,在铭旌、黑马队、军乐队、军警前导护卫下,灵车徐徐前往商会临时祭堂。沿途炮声震天,路祭不绝,夹道迎灵者不下十余万人,真是悲凄壮烈,盛况空前。

王铭章师长灵柩在商会祭堂停放两天,供人们公祭。26日,启运成都。

灵柩安放王师长故居

6月13日,王铭章灵柩运抵成都沙河堡码头。为了迎灵入城,成都迎灵

委员会做了周密安排,并决定全市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和宴会,各商家、店铺停业半天。在灵车所经街道,搭素牌坊数座,王师长巨大遗像镶嵌其上,街道两侧布满标语、素花,整个蓉城沉浸在悲哀之中。

八点三十分,在执绋人员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灵柩入城仪式。仪式毕,将王师长灵柩移放于一炮车之上,以五匹白马牵引着,在大姓字旗、铭旌队、军乐队、匾额队、挽联队、仪仗队、军警护卫队前导下,缓缓向城中进发。沿途机关、社团、商户等争相路祭,鞭炮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前来迎灵致悼者不下十余万人。中途,飞机一架,从灵车上方掠过,瞬间,印有王铭章师长生平、英雄事迹的传单及白花、飘带由空中纷纷飘下,洒满灵车经过之路。此时此刻,万人泪流,大地呜咽。

下午二时,王师长灵柩安放于省党部礼堂的祭堂中。祭堂门口用松枝白布搭牌坊一座,上悬王师长戎装遗像,门右侧题有“民族光荣”,左侧挂王师长血战滕县城油画一幅,上书着“沿着王上将血迹继续前进!”祭堂内外,摆满了成都各界敬献的挽联、挽辞、花圈、幛子等,其场面无比悲恻。安灵仪式后,成都各界十多万元前来悼念,缅怀这位民族英雄。五天后,王铭章灵柩移入东城根街王师长故居安放。

8月30日,王师长忠骸运回新都原籍,县城万人空巷,齐聚迎灵地。随后举行了盛大的迎灵仪式和祭奠活动。9月1日,师长王铭章上将的灵柩安葬于新都县城西门外川陕公路左侧新建墓园内。安葬时,飞机低旋,抛洒传单,上写着“追悼王上将坚持抗战到底!踏着王上将的血迹前进,把日寇赶出全中国”等字样。

民族英雄,一代豪杰,浩气长存,永垂不朽!

(滨)莫嗟行路难,指目春草苗。慷慨下中庭,明月正高揭。(染南)

我读这首《历下书怀联句》爱不释手,反复吟哦,觉得如果从那以后,让这二公得享高年,则世上定又多一蒲先生、吴先生或曹先生,因为从那首诗里,让人看出了觉醒,看出了希望——但,天地造化,又怎能遂人所愿呢?

杨、王二人在济南盘桓逗留了一个冬天,于岁落归滕。五个月后,即公元1775年(辛巳)5月8日,杨仕进以38岁英年早逝。噩耗传到了盖村,恩荣先生非常悲痛,飞奔望鲁,吊祭诗友,写下了催人肝肠的诗篇:

“寥落西风里,凄其想玉颜。人间无觅处,立遍夕阳山。从君一去后,不复浪谈诗。半粒堂前月,重来更几时。”(王北溟《忆染南杨丈二绝》)

伯牙摔琴,知音不在,向郎赋短,思旧情长!

最后,拟作四律,算是对这两位诗人的凭吊!

叹染山下耿湖东,二百年来雅颂声。肯谈浮白更浪语,不信山魈与水精。雄文铸成千古在,骚人潦倒一梦空。我来凭吊徒垂泪,阶下笑语半枕风。数段风雅案独悬,怕惊潜龙独怆然。岭上兰若迷乱草,岸头松柏拱旧椽。漾影难见耿湖月,拂光不照染山泉。杨丈驾鹤王郎去,可怜山川景色寒。曦皇画卦凫山川,宓妃鞭石涌甘泉。补天西北蟠龙吟,罩海东南浩袖悬。文胆贯目罡风冽,剑气冲霄斗光寒。数径荒山凭点指,蓬门不到玉阶前。翼垂天云亦何言,山河未许随浪翻。不学蓬间自在燕,难比叶底适意蝉。煮鹤随时画堂趣,屠龙待老山林闲。纸上功名心上路,云在湖山月在天。